

秀哉的 夏天

XIUZAIDE
XIATIAN

最后一个
爱与守护的故事

GESHUYIWORKS 哥舒意◎著

秀哉的夏天

XIUZAIDE
XIATIAN

最后一个
爱与守护的故事

GESHUYIWORKS 哥舒意◎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秀哉的夏天 / 哥舒意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9. 8
ISBN 978-7-5104-0453-5

I. 秀… II. 哥…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12210号

秀哉的夏天

作 者: 哥舒意

责任编辑: 熊 嵩

封面设计: 白咏明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100037)

发 行 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 编 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 权 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 刷: 保定市新华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220千字 印张: 14

版 次: 2010年2月第1版 2010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4-0453-5

定 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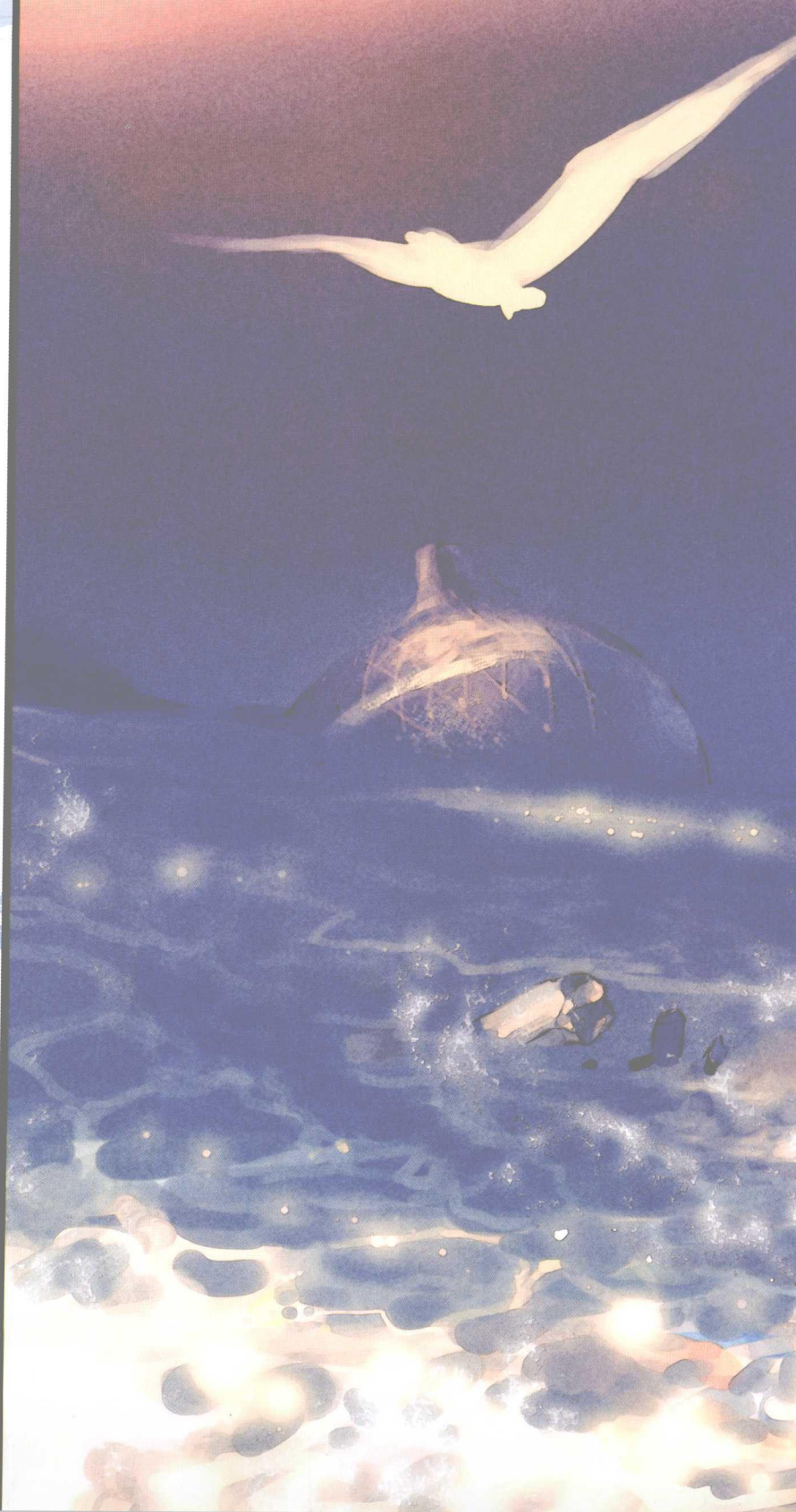
小树，
请你坚强地活下去，

即使世界尽头我已不在……

秀哉的夏天

最后一个
爱与守护的故事

GESTUREWORKS 哥舒意◎著





绘制：BT公寓·ESC

目录

CONTENTS

序	001
第1章 孤岛	003
第2章 拖油瓶	007
第3章 妖怪来了	019
第4章 第一天	035
第5章 出租车	042
第6章 幸存	050
第7章 病人	074
第8章 大海	086
第9章 寻宝	098
第10章 生日	107
第11章 游泳	115
第12章 撒尿	124
第13章 看电影	133
第14章 说谎	141
第15章 下雨	152
第16章 离家出走	158
第17章 郊游	170
第18章 撤退	178
第19章 拯救	185
第20章 姑娘	193
第21章 一个男人的梦想	207

序

唤醒温柔，看见另一个我

文口江南

当你老了，头白了，睡意昏沉，
炉火旁打盹，请取下这部诗歌，
慢慢读，回想你过去眼神的柔和，
回想它们昔日浓重的阴影；

William Butler Yeats 1865—1939

《当你老了》，爱尔兰诗人William Butler Yeats（叶芝）的诗。有许多不同的翻译，最喜爱的还是袁可嘉的译文，没有华丽的语句和晦涩的辞藻，像极了睡梦中神祇们温柔的臂弯，把孩子们拥进怀里，融进心里，温暖甜美。

心中的孤寂和悲伤渐渐清晰起来，但又慢慢地消散不见。情感的宝盒被打开，最后唤醒的是我们心底沉睡的温柔，是对他人，是对世界，是对自己。此刻此地如同现实与梦幻的交汇处，世界的那头似乎有另一个我，微笑、沉静、温柔。现实停下了脚步，让一切美好静静流淌。此时我又如同站在高处窥探着现实中的我，挣扎、徘徊、干枯地生活着。

一个世纪前，爱尔兰某个乡村的小镇里，在不知名的酒吧里，诗人叶芝笔下的文字像泉水一样注入了我的胸膛，似血液一样流淌在我的身体里。一个漫长的世纪后，我的灵魂泛起了波澜，是他投下的石子，拨动了我的心弦。

美好的文字与情感是神赐给我们的神器，让我们有能力目睹世间沧桑，体悟人生百味。如今，我们心中的美好如同埋藏的宝石一样难以被挖掘。现实挥动着长鞭驱赶我们前进，我们无法停下来，因为我们宁愿如行尸走肉般地攫取神赐的人生。有时我不禁想问问自己，问问身边的人们，为何不能让珍惜的情感在现实的长鞭下闪闪发光呢？我们总有选择。

朋友给我电邮了《秀哉的夏天》的稿件，文件停留在我的信箱里许久许久。我似乎都没有时间和气力去阅读。偶然上了MSN，看见朋友的MSN签名换成了“唤醒温柔，看见另一个我”，我好奇询问。朋友说难道你不知道每个人的心底都住着另一个我吗？在朋友的推荐下我终于读完了《秀哉的夏天》，作者是哥舒意，我们在北京见过一面，印象中俊秀文弱的男生。

我想说由于太多太多的琐事，我差点错过了一次美好的旅程。也差点错过发现内心深处另一我的机会。

“当我们不为他人斗争时，就是我们失去人性的时候。”这是电影《2012》中的经典台词。2009年11月，《2012》席卷了整个世界的电影票房。精良的特效、震人心魄的画面，让每个观众都真切地感受到自然的毁灭之力，感受到世界尽头离我们如此之近。好莱坞的电影从来都不掩饰她天然所具有的商业特质，导演、演员以及编剧们也不会费心去描绘电影本身的艺术性。但是在电影结尾时，科学家在方舟的舰桥上与世界领袖们的一段对白却着实让人感动，当方舟的大门为那些本被抛弃的人们所打开，当那些无助的人涌入世上最后的方舟时，我也不禁喝彩。好莱坞又赢了，美国佬们又赢了，用浅显而珍贵的人性，用略显粗糙的手法，用他们的商业智慧。

当电影散场，我不禁在想，我们周遭的生活，我们生活中的文学作品，由文学作品而不断被强化的文化本身，由我们的文化而赋予我们的精神特质……不可否认，我们离这些美好越来越远了。我们正在和继续忽视本应最重要的一些东西。是在支撑着这个物质化世界的精神，是忽隐忽现的我们的心。是世界那头另一个自己。

亲爱的读者们，今天我想让你们一起来阅读这本书，看一看秀哉和一个孩子的夏天。我的心如此的迫切，就如同当初我看完之后给作者和编辑打电话，希望我能为本书写序一样。看看中国现代文学中少有的佳作，看看中国人心中的关怀和爱。看看当世界上只有小树和秀哉后的故事，看看可以被我们的孩子所牢记的童话。

当我老了，孩子们在身边，如果可以，我至少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关于最后的爱与守望的故事，一个可以从我们现在林林总总浮躁和迷失中寻找到的故事。一个让我对文学和人性有更多冀望的故事。当我为我的孩子们念起时，如此美好。

眼泪轻轻地落下，不为悲伤，感动和幸福充盈着我。

2009年11月 北京

垂下头来，在红光闪耀的炉子旁，
凄然地轻轻诉说那爱情的消逝，
在头顶的山上它缓缓踱着步子，
在一群星星中间隐藏着脸庞。

William Butler Yeats 1865—1939

第1章

孤岛

“秀哉，你写完了没有啊？”小家伙问。

“没看见我在收衣服吗？”秀哉说。

他把晾干的T恤从晾衣绳上拿了下来，大的是他的，小的是男孩的。几件汗衫刚晾上去不久，八月的天气，衣服干得很快。他收一件，叠一件，叠好了就放在男孩的怀里。

“先说说晚上想吃什么。”

“今天有什么？”

“让我想一想……今天发现了新口味的方便面，辣白菜和凉拌裙边菜。”

“还是方便面？”男孩有点失望。

“可以加午餐肉。”

“可是我想吃蔬菜。”男孩想了想，很响亮地咽了口唾沫，“我想吃油汪汪的炒青菜，我想吃嫩嫩的蘑菇。”

“蘑菇？你还马里奥呢。”

“我也想玩游戏机，可是游戏机没电开不了了。你不能做个发电机么？”

“你把插头插在我鼻孔里，也许就来电了。”

“骗人，你当我几岁啊。”小家伙愤愤不平地说，“我试过的，没用。”

“好啦，那饭后我加个水果沙拉可以了吧？苹果番茄加菠萝丁。”

“好啊，那我要来两份。”

收完了衣服，秀哉趴在星巴克的咖啡桌上写信，男孩陪在一边写暑假作业。

“你怎么还在写暑假作业？”秀哉问，“……你在哪个小学读书？”

“世界外国语小学。我学习很好的，每门都能拿A。”

“很厉害的嘛。”

“学费很贵的，一年要一万多呢。”男孩心疼地说。

“你妈妈很舍得为你花钱嘛。”

“她赚钱养我很不容易。学得不好会对不起妈妈。”男孩说，“我已经写完作业了，你也写完了吗？”

“写完了。”他说，“等吃过晚饭，我们就去海边。”

晚饭他们吃了辣白菜方便面，加午餐肉，饭后还有水果沙拉。男孩一个人吃两份沙拉。吃过晚饭，天色还很早，他们就沿着南京路步行街，慢慢向外滩方向走去，男孩手里拿着一瓶可口可乐，边走边喝。

“喂，小树，”秀哉说，“我记得你家是在虹口足球场那里，是吧？”

“是啊，你去过我们家啊？”

“没有去过，只是路过。有一次送你妈妈回家。”

“哦。”

“你想回家看看吗？哪一天有空，我们可以去虹口足球场那边看一看。”

男孩踢着拖鞋走在路上，想了半天，说：“不怎么想。”

“为什么？”

“妈妈不在那里。有妈妈在的地方才感觉像是家。妈妈不在那里，那里就不是我的家了。回不回去看无所谓。”

“这倒是。”

不久，他们走到了海边。男孩喝完剩下的一点可乐，然后把可乐瓶交给秀

哉。秀哉将可乐瓶甩干，从沙滩裤的裤兜里拿出那封信。他怕信上哪里写得不对，还特意读了一遍给男孩听。

信是这么写的。

我是秀哉。我和一个七岁的小男孩在一起，他的名字叫小树。

我们还活着。

如果你收到了漂流瓶，看到了这张纸条。请来救我们。

我们在外滩。

如果你也是孤身一人，也需要帮助，那么，请到我们这里来，和我们在一起吧。我们有水和食物，还有干净的床单。我们可以互相帮助。

我的名字叫秀哉。

我和小男孩在上海。

我们也许是这个城市最后的两个活人。

上海欢迎你，我的朋友。我们等待着你的到来。

Welcome to Shanghai, my friends.

最后是他和小家伙的签名。

读了一遍后，秀哉把信叠成纸条，塞进可乐瓶，然后把瓶盖旋紧，交给了小家伙。小家伙站在防波堤的栏杆上，用劲把可乐瓶扔出去。虽然总是扔不远，不过剩下的事海浪会帮他们完成。

他们看着可乐瓶漂浮在海面上，最后被海浪推得越来越远。这已经是他们扔出的第五个漂流瓶了。

两人爬到和平饭店山的山顶向东眺望海面。还是没有看到船的踪影。

“船还是没来。”小家伙说。

“可能还要一段时间。”秀哉问，“你不怪你妈妈把你一个人留在上海？”

“我不怪她。”男孩摇摇头，“我就是觉得，她年龄已经很大了，应该找个男的结婚。”

说完，男孩看了看秀哉。

“我们应该找两架望远镜，那样才看得清楚。”

“明天我们去找。”

两个人转过身，面向大半个城市。

在他们面前的是无边无际的断垣残壁。上海。

这是灾难过后的第二个月。大地震摧毁了世界，陆地四分五裂，很多曾有人居住的地方沉到了海底。城市变成了渺无人烟的废墟。

上海成了一座孤岛。

在这座孤岛上，只有秀哉和小家伙两个人活了下来。

第2章

拖油瓶▶瓶

两个月前，秀哉第一次见到小家伙。

六月份某个周末的早上，正在家里呼呼大睡的他被无休无止的手机铃声吵醒了，他闭着眼接了这个电话。

“最近过得怎么样啊，秀哉？”电话那边是一个年轻女性的声音，很耳熟。

“哦。”

“有事想要你帮忙，可以吗？”

“哦。”

秀哉随口应付了几声，直到打完电话都没听明白对方在说什么。醒来以后依稀记得有电话这回事，懵头懵脑地看了来电号码半天，一下子想起对方是谁了。

她是他的女友，不过已经是几个月以前的事了。

秀哉三十岁，靠一份不咸不淡的工作和一份不咸不淡的收入，一个人不咸不淡地上海默默活着。

他住在轨道交通便利的中山公园，每个月的薪水有三分之一花在了房租上。他在张江上班，从事IT行业，也就是所谓的张江男。每天早上，他从地铁二号线的这一头坐到那一头，晚上又从那一头坐回到这一头。上海房价太高，他又没结婚的打算，就一直没买房。

八年来房租涨了五次，搬了三次家，工作也换过两回。大学学的是计算机，毕业后进入一家外企，由于资历所限，两年间职位一直在原地踏步，接着公司被并购，他自然而然地被裁员，转去了一家同行业的国企应聘，万幸录用。可能是气场相合，所在部门的主管很中意他，至此事业才渐渐有了起色，尽管仍然属于普通角色。

女朋友倒是换了好几个。秀哉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虽然又没钱又没房又不帅又不算有情趣，但有的女孩会喜欢他，觉得他很好相处，既没有闷骚到自闭的程度，也没有活泼到开放的地步，刚刚好。不过感情周期都不长，最长的一段恋情也不过维持了一年半。好像他恋爱磁力的能量有限，只能维持这么长时间。时间一到，磁性消失，女朋友立马起身拂袖而去。

分手原因都很普通，有时他会有模糊的预感，觉得这段感情的能量已经耗尽。有时则完全没有意识到，对方却已经不回他的短信，不接他的电话，还在MSN上屏蔽了他。每当这时，他都会有一点伤感，觉得身体深处出现了一个空洞，怎么也填不满的空洞。他根本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些事，只有努力地不去在乎。实际上也不用在乎什么，反正总会认识新的女友。

他本来就不是一个进取心很强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性格越来越淡泊，并渐渐地习惯了这样的生活方式，对什么都不算热心，也不想去关心什么。工作只是工作，有一份可以养活自己的收入就可以了，不去考虑前途。如果有合适的女性出现，他也会约会对方，但很少会去想两个人的将来，不愿自寻烦恼。他就好像一台不起眼的发条钟，虽然有走走停停的时候，但只要发条还在，生活就会波澜不兴，继续向前。

就这样，秀哉一路走到了三十岁。

小家伙的妈妈是他二十九岁那年认识的，她是个做传媒的漂亮女生，似乎

兼职了很多份工作，媒体、公关、活动、策划。公司想组织一次市场公关活动，交给他负责，在媒体做事的同学介绍了他们两人认识。

“你好，秀哉。”

女生笑咪咪地，主动伸出手和他握了握。

她比他小两岁，外表和上大学的女孩一样，大方而孩子气，笑起来天真，板起面孔冷艳，工作上条理分明，又不带什么世故。第一次见面，秀哉觉得周围一切好像都雾蒙蒙的，心脏几乎没有勇气继续跳动。如果有命运的雷电这种东西，那他很可能正在雷电的蘑菇云下行走。他费了很大的力气控制住自己，仅仅和她讨论工作细节，不去多想其余的事情。

公司活动结束的晚上，秀哉顺路送她回家。路上她接了个电话，通话时语调非常温柔，不管是谁听到都会怦然心动。

“是你男朋友的电话吧。”等她挂掉电话以后，他说。

“不对，是家里人。你猜不到的。”她笑咪咪地回答，“我现在可没有男朋友，挺可怜的吧。”

“也许我可以做你男朋友。”

秀哉这么说倒不是存心开玩笑，虽然他们已经熟悉到可以说笑的地步。他只是觉得这时应该这样说。有时候和女孩调情纯粹是出于礼貌，但这次不是。

她依然笑咪咪的，看了他一会。

“好呀。”

她为什么会选择他，他自己也弄不清楚。

“我喜欢你的名字。”她这么说，“听着挺特别的嘛。怎么会有人叫这个名字的？”

秀哉的名字是他妈妈取的，随爸爸的姓，家里不是什么书香门第，父母都是只受过中学教育，跟日本下围棋的本因坊更是半点关系都没有。他妈妈很为自己想出的这个名字得意。秀哉，秀哉，像是在赞叹自己的孩子一样。

这个名字确实很特别，本来他从小到大什么都普普通通的，上学时成绩不好不坏，个子不高不矮，长相也平常一般，往人堆里一站，一点都不显眼。可有了这个名字，无论谁都会注意到他。老师们提问时总是喜欢点他回答，同学也嘲笑他是孔乙己。

别人往往误会他是个书呆子，实际上他连杂志都很少看，顶多隔几个月去买一本《男人装》，而且主要还是看在杂志封面的性感模特的份上。

第二次约会时，他们去了MOTEL旅馆。做爱后秀哉看见了她肚子上的伤疤。伤疤颜色很浅，直上直下的一线痕迹，感觉有点像是蛋糕上不小心裱花的奶油。

“那是手术留下的。”她感觉到他的留意，于是解释了一下。

“手术？”

“是啊，剖腹产，就跟王菲一样，不想因为生小孩影响身材嘛。”她笑着说。

“……你生过孩子？”

“大学时的事了。不小心怀了孕，但没有结婚。”

秀哉沉默了一会，默默地用手心贴住那里。他本来想问她孩子的事，现在多大了，男孩女孩之类，但是问不出口。在心理上，他对小孩子有点隔膜。这些是她的私事，他虽然想知道，又不太想问。

“是个男孩。”她说。

“自己带孩子，一定很吃力吧。”

“是啊，所以要想办法多赚钱。还买彩票呢，希望有一天能中大奖。”

“真不容易。”他说。

秀哉一直没见到她的孩子。他们每个周末都见面，吃饭，逛街，看电影，做爱。但她从来不在外面过夜，时间再晚都会回家。有时秀哉很想叫她留下，可是觉得她不会迁就。她是那种表面随性，但实际上从来不肯迁就的人。和他正好相反。

不见面的日子里，两人每天用短信和MSN调情。她又聪明又有情趣，秀哉甚为心动。没有她在身边的时候，他会觉得身边的一切都是寡然无味的电视纪录片。

他们在一起三个月时间。最后一次约会，她说：“我想，我们还是不要再见面了吧。”

“为什么？”秀哉完全不明白。

“我们对很多事的看法都不一样，对生活的期待也不一样。”她说，“我想要的很多东西，从你这里得不到。”

“你想要的是什么呢？”

“我想要的，是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我喜欢去人们很少去的地方旅游，享受世界各地的美食，我不想虚度青春。简单一点说，我不是个喜欢无所事事的人，但是我至少希望每天不用起得很早去挤那个像罐头一样的地铁，我不想和大多数人过一样的日子，我比一般人更虚荣些。而且，我还有个孩子。”

秀哉就是每天坐那个密密匝匝挤满了人的地铁去上班的，所以能够理解。确实，连他也觉得，只有最好的东西才配得上她。并不是每一个人都给得起浪漫的生活。每到月底，他连打车都打不起。现实地看，他无法提供给她想要的生活，而她聪明剔透，一早就看透了他人的人生。他被看得透心凉。

“我还是很喜欢你。”她说。

“好吧。”

“以后我们还是朋友，如果你不反感我的话。”

“不反感。”他摇了摇头。

这次恋爱仿佛耗尽了他的力气。他下班回家睡觉，睡醒接着出门上班，和朋友聚会，再漂亮的姑娘也没什么兴趣多看两眼。有姑娘想认识他，给他留了电话，但他看了看号码，从来没有打出去过。好像很难再有动心的感觉，他觉得他的心脏瘫痪了。上网时也无意和人聊天，他不想和别人多说什么，甚至也不想和她说话，那样反而会难过。

过了一段时间，他好像不怎么难过了，只是开始觉得孤单。

最寂寞的时候，他半夜一个人前往衡山路的酒吧，听酒吧里的乐队演奏乱七八糟的音乐。有时也和陌生姑娘搭讪，但身上原先的一点吸引力也荡然无存，没人愿意搭理他，于是他也懒得去搭理别人。公司同事下班去哪里，叫他也不应，几次三番后，他算是彻底清静下来。晚上一个人窝在家里看碟，喝啤酒，打游戏。周末要么去健身游泳，要么就在一个桌球房消磨一整天。

一连空窗了几个月，什么想法都没有，最后反而习惯了下来，他觉得一个人这样没有任何牵挂还真是轻松。心脏好像渐渐恢复了活力，坐地铁去上班，看见养眼的女孩也知道欣赏一下。新来的女同事似乎也对他有感觉，两人已经约好年假时到云南游玩。朋友也像是雨后春笋一样重新冒了出来，晚上还一起去钱柜唱了大半夜。